

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

212

The Fears

恐懼之島

第一章

二零三二年

小矢站在月台上，期待著唯一能接納他的鋼鐵罐頭出現；他覺得比起不斷擦身而過的陌生人，擁擠的溫暖至少好一點。

這就是上頭站著一百二十億人的地球。人口密度越高，越疏離。

他低頭，因為不斷閃過的一張張冷淡臉孔，令他感到有些噁心。

於是小矢屏氣凝神、閉上雙眼，想聽聽四周的聲音。利用耳朵來觸摸週遭的事物，好處是至少耳朵不會介意彷彿掛著面具走來走去的人群。

首先。

左邊，報紙被攤開扯開空氣的沙沙聲。

右邊，聽起來像中年人的沉重喘氣。

前面，似乎是個母親跟兩個調皮的小朋友。

後面，女高中生講不完的零碎話題。

準確分辨聲音的方位，是小矢多年來與寂寞打交道的收穫。

過了幾秒。

左邊，翻報紙的速度越來越快，還一邊發出嘖嘖聲，小矢猜這是個手上拿水果日報的上班族。

右邊，喘氣聲逐漸平息，不知是不是自己想太多，小矢總覺得其中帶有一絲極力掩飾的驚惶。

前面，捷運將進站的嗡嗡聲淹沒了母子們的對話，但可以想像媽媽拉著兩個好奇的小鬼頭退到黃線後面。

後面，某間女子高中的八卦混著一群擠上前的捷運乘客，流過小矢的身旁。

又過了幾秒。

八點四十四分準時進站的捷運列車，減速，咻咻咻地擠壓空氣。

左邊，報紙被收攏的聲音。上班族先生大概要上車了吧？

右邊。

右邊？

聲音呢？

小矢感到幾滴熱燙的液體噴濺到自己的臉頰。

四周的聲音瞬間消失。

小矢張開眼睛，望向右邊。

他首先看到的是此時這個月台唯一發聲的東西：一名中年人因為血液而混濁的、被切開頸動脈的，喉嚨。還夾雜著慌張的低聲嘶吼。

生命在錯愕的發現盡頭很近時，好像也只能吼叫。

手指擋不住湧泉般的血液，再次從指縫間噴灑開至小矢的臉頰，小矢想逃，卻完全動不了。

突如其來的驚懼牽制了他。

這時候，綠色的書包背帶鬼鬼祟祟套上中年男子的脖子，貪婪的一拉！

中年男子如同被陷阱套中的大熊怦然倒地。但旁邊站著的卻不是獵人，只是個黝黑高瘦的高中生。他拍拍制服，注意到胸口口袋印著校徽的部分也沾上了血。

「喂！你怎麼割的啊？血他媽噴了一大堆，人還活著耶！」他笑罵，吐槽他的夥伴。

「他想學電影裡的暗殺啦！」另外一個蹲在地上的斯文高中生放開男人抖個不停的雙腳，笑著一起吐槽，還模仿他同學毛手毛腳搗嘴割脖子的動作。

「對不起嘛，我以為很簡單的說…去你的！你拿我的書包勒他！」手拿美工刀肥滋滋的阿霆張大嘴，看著自己書包背帶染上深紅色的血。

「閉嘴啦！快點把他的頭割下來！」黝黑的高中生吃力的吩咐，一面扯著書包的背帶。背帶越纏越緊。

月台上有人步上快發動的捷運，當作沒看見。

而更多的人停下腳步靜靜觀賞，差一盒在手上的爆米花，他們像極了付錢買票的電影觀眾。

總而言之沒有人過來阻止，或是有類似的打算。

「是不是這一切所有人都曉得，而只有我在狀況外呢？」小矢不禁自問。如果他有勇氣的話，他發誓一定會對著月台上所有人，包括三個兇手大聲質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惜，現在小矢全身上下最缺乏的就是勇氣。

阿霆將美工刀的刀片啪啪啪伸得更長。

看在受害者的眼中，尤其是剛剛脖子挨了一刀的受害者，這一幕無疑會帶來更大的掙扎。

「他是不是想說什麼？」瞪著中年人一張一合地扭動著的嘴，黝黑的奕青一面想起魚缸裡的魚，一面稍稍鬆開手中的書包背帶。

中年人大口的喘氣。

「咳咳…撲…你們怎…麼…可…以殺…我？」他惶異的眼神、惱怒和掙扎令阿霆有點退縮。

誰叫他是沒殺過人的高中生呢？

他不自覺地向後退了一步，「對…對不起喔…在如何讓你沒有痛苦的死去這方面我們三個都沒有什麼想法，」他一邊說一邊看著兩個共犯，像獲得了一點支持似的，囁嚅著繼續：

「而且、而且殺了你再砍掉你的頭實在是太不沒有效率了！所以我們決定一邊殺死你一邊割你的頭……」

「對啊大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啊！你早晚都要死，差別只有死在誰手上。何況比起來，你總不希望被三四十個人亂刀分屍吧？」奕青略帶不屑的說，一面將手中的背帶用力勒緊；宣判中年人死刑，且不得上訴。

似乎收到了暗示般，阿霆義無反顧地將美工刀用力捅進中年男人的脖子。

撲滋。

而剛剛只聞其聲不見其事的小矢此時感到一陣暈眩，渾身發軟。他是那種連看到鼻血都會唉唉叫的懦弱少年。

此時看似專心鋸割著的阿霆，手中的大美工刀卻莫名其妙的歪來斜去，照他這樣切下去，要把這位可憐中年人的腦袋跟脖子分家必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仔細一看，阿霆的眼睛根本就是眯起來的嘛！

「喂喂喂！肥仔霆你亂切個屁啊！你根本沒在看嘛！要對準脖子的第三跟第四個頸椎骨之間的縫切啦！有沒有認真在上生物課啊？刀給我刀給我！」負責壓著中年人雙腿的景濱怒道。

「給你你就給你…」阿霆虛弱的說，一副要嘔吐的樣子。他這輩子大概從沒見過那麼多血。

景濱碎碎唸了幾句聽起來像是「沒用的死胖子。」之類的話，伸手去拔那把正歪七扭八的插在男人喉結附近的美工刀。那瞬間，紅色的噴泉噴得景濱跟奕青全身都是。退到旁邊一臉蒼白的阿霆看到這幕，心裡好不容易舒坦了些。

中年男子嘴中含著絕望的血泡，發出哀號。

沒有觀眾打算阻止這齣戲碼繼續演出，只有下意識的往後退一步，不希望髒血濺噴到他們名貴，或仿冒的皮鞋。

小矢閉上眼，每一分每一秒對他而言都是折磨。他不想吐，因為他覺得他的胃是空的，他的五臟六腑都是空的。

但他依舊聽著一場屠殺。

四周的聲音不顧小矢挾帶恐懼的抗議，一字一句灌進他的耳朵裡：

「啊啊…咳咳…撲…」中年男子的痛苦呼吸聲，混雜著三個年輕人的咒罵。

「唉唷～好噁心哦～」一位年輕女孩的聲音，卻甜美的過度造作。

「現在的年輕人真狠…」分不清是敷衍了事的厭惡還是由衷的敬佩讚嘆。
「小孩子不要看！」媽媽伸手遮住小朋友的眼睛，但卻興奮的睜大自己的眼睛。

還有。

「啪嚓！」清脆的聲響警告小矢，千萬不要去想什麼東西斷了。

在一陣驚呼聲後，噁噁喳喳的聲音漸漸淡去。

過了一會，小矢畏縮的張開眼。

三個頭臉淌滿汗水和血的高中生，一個拿美工刀，一個拎著塑膠袋，一個提著書包。小矢注意到那個隨處可見的半透明塑膠袋裡，裝著一個保齡球大小的人頭，近距離地接受這樣的震撼令他感到他的五臟六腑通通都回來了，而且正整齊劃一的一同翻攪著。

一些血零碎的滴出塑膠袋。滴滴答答。

年輕的笑容漂上了一層狂喜。嘻嘻哈哈。

白色的制服，配上紅色的鮮血，形成一幅艷麗而詭異的畫。

三個高中生，歡愉的走出捷運站。

只剩下地上一具少了頭的屍體，露出尖刺的頸椎骨，還有一大灘分不清是從哪裡流出來的血。

小矢摸著濕黏的臉頰，「不久前它還在那個阿伯的身體裡流來流去呢。」他看著自己的手，上面都是血。

強忍著嘔吐的衝動，他向捷運站外跑。

而剛剛在旁看好戲的兩個西裝筆挺的上班族：

「沒想到還真的通過這個法案，真不知道政府到底在想什麼？」上班族A看著離他六步遠的屍體嘖嘖。

「對啊，還特地爲了這個法案修憲耶！」上班族B附和。

「修憲？那是給那些立委貪污的啦！」上班族A一臉不屑。

「不過這次不同，我們這些小市民也有機會賺錢。」上班族B說。

「嘿啊，一個人頭多少錢？一千萬？」上班族A。

「是一億。」上班族B。

「在我們面前飛囉～」上班族A不無諷刺的說。

「你搞笑啊？我們兩個身上連把刮鬍刀都沒有，怎麼砍人家的頭？」上班族B搖頭。

「說的也是。但是你看到一億在面前被三個小鬼拿走，不覺得很可惜嗎？」

「只怪我們沒有那個命吧！走啦走啦！今天晚上我請客，你就別在那邊機機

歪歪的好不好？」

「他媽的，我像是會機機歪歪的人嗎？」
兩人有說有笑的步上通往地面的電扶梯。

二零三二年，六月十五日。

晚間，21：01。

第二章

存在感

二零三二年，六月十六日。

早晨，10：00。

「噹噹噹噹～」下課鐘響了。

高雄市陽明國中至真樓三樓的一年三十一班教室裡，小矢迷濛的抬起頭，他無法揮散昨晚的衝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都是一幕幕的刀光血影，所以他剛剛已經睡了一堂課補眠。

他坐起身，搔搔頭，打了個好像有點臭的呵欠。

關於捷運站的兇案他回家後終於進入了狀況，網路上新聞的頭條就是那具屍體，鏡頭裡屍體的旁邊，小矢似乎可以看見自己就站在那個地方。

當然，他也理解了爲什麼。

爲什麼，大家就眼睜睜的看著一個人被屠宰。

小矢忽地打個冷顫，搖搖頭阻止自己再想下去。他決定去福利社，再怎麼疲憊也不能連累自己的肚子，尤其昨天晚上他在捷運站出口吐過之後就沒有吃過東西了。

回到教室，手中拿著從福利社買回來的肉包，他看見他的課桌上憑空多出了花花綠綠的粉筆字句，椅子上還有不少鞋印，一塌糊塗。

小矢平靜地擦去桌上用粉筆惡作劇的字句，卻裝作不知道有鞋子泥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啊哈哈！低能兒！」旁邊有些同學開始嘲笑。

他不會發脾氣，也不想發脾氣。對他來說，這只是浪費體力罷了。因爲他知道自己各方面都比別人差，更沒有名牌跟亮眼成績的加持。

相反地，小矢有點開心，因為只花掉自己一點點的自尊，就讓他在班上獲得了一些些注意。

存在感，小矢渴望著存在感。

對班上大多數人來說，陳建矢，座號十九號，綽號「喂」。沒幾個同學跟他談話超過三句。而面容姣好又嬌生慣養的少爺公主們則聯手公然的排擠他。

「我跟你說喔，聽說昨天捷運站啊…」

「怎樣？賣口香糖的阿嬤終於被強姦了嗎？」

「聽你在屁！是那個…」

就像這樣，嘲笑的戲碼結束，大家的注意力隨著話題被轉移；所謂校園生活似乎就是一個接一個的話題，而不可能成為話題的小矢再度被忽略，他只好繼續讓自己跟空氣天衣無縫的融為一體。

為何要故意疏遠我呢？我招誰惹誰了？難不成就只是因為沒有一雙打勾的球鞋、沒有抓得好像被風吹過亂翹的髮型、沒有全校前三十的成績？

因為沒有，所以不斷的失去。

「因為沒有，所以不斷的失去。」

小矢想通了，不過就是如此。他趴在桌上，閉起眼睛，開始聆聽四周的聲音。老把戲。

左邊的交談：

「聽說昨天建國路捷運站出現『大樂透頭獎』耶！」

小矢一驚，回想起網路新聞的詳細報導。

「對啊對啊！我八點半的時候剛好在那邊搭上捷運，真可惜，要是晚個十分鐘就可以看到了。」不管小矢有多驚，同學們繼續熱烈的七嘴八舌。

「那三個高中生拿到一億耶！」

「對啊對啊！聽說是雄中的，果然就是不一樣，不管智力或體力都優於常人。」

「雄中的嗎？嗯，好像是。」小矢心道，回想昨晚那件制服、那沾上血的胸前校徽、還有綠色的書包。

沒有人知道，包括新聞媒體，他才是真正的目擊者、距離最近的目擊者。但他不在乎，他只想加入討論，跟大家打成一片的那種。

「聽說那個『頭獎』是個五十幾歲的歐巴桑…」

「是歐吉桑！」

此時右邊有人發問：

「是喔？啊那三個雄中的要怎麼拿獎金？」

「提人頭坐高鐵直接去台北領啊，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還要問？」

「啊他們真的把人頭切下來喔？」

「還帶走他的老二咧。」

「真的假的？雄中的書呆子好變態。」

「假的。」

「厚，少在那邊亂。他們是用什麼武器啊？」

「是美工刀。」小矢在心裡回答。

前面一位仁兄亂答腔：

「聽說是藍波刀。不然美工刀什麼的哪切得動人頭？」

「我想也是，他們三個想必相當的魁武。才能使用藍波刀這類的武器。」

「你遊戲玩太多了吧？等級不夠不能拿喔？」

四周的同學們都笑了。

而小矢笑不出來，他想說些什麼，這些對話讓現場在他腦中重現。

但是說出來，會不會換來又一次的嗤之以鼻呢？他嘴角膽小的抽了抽，他畏懼連現在薄弱得可憐的存在感也失去。

「噹噹噹噹～」上課鐘聲響了。令小矢坐立難安的談話漸漸止息，取而代之的是桌椅的碰撞聲；他坐起身，搓搓他那依舊有點乾澀的眼睛，決定打起精神好好上這節課。

老師來了。

「起立，立正，敬禮，老師好，坐下！」班長爽朗的口聲響徹教室。

老師滿意的看著眼前一張張天真的笑臉，至少自己是這麼以為的。

他微笑著清清喉嚨：

「這節公民課，沒什麼進度壓力，就來談些時事吧！」

這句話引起台下同學一片真誠的歡呼。

「各位同學，最近通過了一個法案，知道是什麼嗎？」公民老師拉開椅子坐下。

「公娼營業許可申請死灰復燃？」
「高雄捷運開始強制攜帶 IC 儲值卡？」
「菸酒公賣局下個月開始增抽菸酒稅？」

一些白目的同學開始亂回答，在課堂上假裝無知地配合公民老師是他們的樂趣。

「都不是，各位同學，」公民老師站起來，一臉喜悅：
「是大樂透強制執行法規。」

「又是大樂透！」小矢在心裡吶喊，眼前開始浮現幾個稚氣未脫的高中生壓倒一個滿臉驚恐的中年男子的畫面。

「哦，是大樂透啊！」
「我知道我知道！就那個…」
「就那個簽中六個數字，就會中大獎的嘛！」
台下一片分不出是明知故問還是真正無知的嘖哩呱啦。

「不對，是一個英文字母加九到十個數字。」小矢心道，新聞報導的章節字句穿插在捷運、美工刀、高中生及一對驚恐的眼睛等影像之間，冷汗漸漸從他的額頭冒出。

「這位同學答得好，」老師看著剛才拿「簽中六個數字就中大獎」當答案的同學，嘉許似的點點頭。

「雖然你答錯了。」

「這個剛上路不久的『大樂透』，規則跟你們爸爸媽媽年輕時盛行的『六合彩』大不相同，以前人們簽號碼，簽中六個號碼一兩億台幣的樂透大獎就是你的！」老師開始口沫橫飛，

「現在，」他戲劇性的停頓一下，老師的壞習慣，只不過是課堂上的講話也弄得像在演話劇般。

「是樂透來選你們。」

「蛤？」台下難得的專注。

「也就是說，根據大樂透法規第 1 條，每期由電腦隨機抽出兩組身分證字號，」

「抽中的人，就中獎囉！」

「好好喔！啊不就每個禮拜都有兩個人中獎！」某幾個真的與時代脫節的同學欣羨異常，沒注意小矢在一旁微微的發抖。

砰！

「先生小姐們！這可不是普通的大樂透！」老師有些惱怒的盯著那個話講最大聲的同學，一邊拍打著黑板。

全班靜了下來。

小矢也陷入集體的靜默中，他有點好奇公民老師眼中的大樂透是什麼模樣。

「咳咳，然後…然後？我說到哪裡？」老師強壓自己的失態，「喔喔，嗯，被抽中者，凡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皆可狙殺。」

「也就是說，你的身分證號碼一旦被抽中，幾乎所有人都可以幹掉你！」

「這可不是遊戲！這是貨真價實的人生！看看你們，從不想想自己的未來！」老師向錯愕的全班同學大喊。

「再樂觀啊！等你被抽中的那一瞬間，會笑的出來有鬼！」

教室裡一片死寂，老師的粗重呼吸聲被烘托得益加明顯。

恐懼已經壓倒性的佔據所有人的思緒。

老師花了一點時間平息自己，露出愧疚的表情。

「對不起，老師有點太過激動了。」

「不如，」

「我們來抽個同學。問如果被抽到，他該怎麼辦？」老師拿起籤桶，抽了一支籤。

第三章

回到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一日，當天的頭條新聞是，油田面臨枯竭！

一桶原油的價值從此無止盡的飆高，直到超越黃金；人類終於覺得石油要比黃金來得有用。

然而不停拋售黃金去換取石油，反而形成油價再上漲的惡性循環。

人們逐漸意識到，原來擁有再多的名貴裝飾金屬，也換取不了生活的方便。缺乏原油中鈾元素的各國，做出以高濃度的鈾元素運作核電廠的荒謬嘗試。但由於驅動的能量難以控制，核廢料問題也造成了民眾的強力反彈而作罷。缺乏石油又缺乏電，全球工廠逐個停止運作也是必然的結果。

而另一個必然的結果是，各國政府在火燒眉毛的情形下，開始大力倡導開發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

建國工業，是當時太陽能蓄電板工業的巨頭。憑藉著獨到的判斷，傳出石油耗竭消息的前兩年，只是個工人的陳建國率先創立了全台第一家專司生產太陽能供電式家電的工廠。然而礙於資金問題，當時的公司只能銷售少量且不暢銷的產品。例如在冷氣室外機上加裝太陽能蓄電板之類令人覺得多此一舉的家電。

可笑的人類，嬌生慣養的躺在石油溫暖的懷抱裡吸吮著大拇指。

然而在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一日之後，人類驚恐的選擇建國企業所開發的太陽能家電。甚至政府也砸下大量資金協助生產。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建國企業的太陽能供電式產品佔據了大部分的市場。形成一陣亂流。而亂流尤其體現在交通工具上。保時捷不能開，除非油價從一公升三十五萬降回一公升三十五元。

人們買了建國企業的太陽能車。優點是儲備兩小時的電就可以跑一百五十公里。相對的，他的時速最快只有六十。而且碰到梅雨季節只能乖乖的待在家中。人類妥協了。

金融機構及各大企業開始採購建國牌大型太陽能蓄電板。以維繫人類的貪婪需求。這可是全球性的訂單。

建國企業在毫無競爭的狀態下，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名聲水漲船高。

總裁陳建國登上 TIME 雜誌，受邀到各國講習。

爲了確保他的龍頭地位，陳建國打算出品更完備的太陽能民生設備。例如太陽能版本的 Play Station 5，還有太陽能蓄電的機車。

總產額度高達兩兆四千多萬。而這些產品將在不久後的將來上市。-

但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號，美國總統發表了一場震撼全世界的演說。演說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美國的 NASA 始終不遺餘力的探索地表以上任何未知的事物。除了無垠的太空之外，在二十一世紀初，研究的重心就擺在大氣層的構成元素。

我們發現了一種元素，叫做〔Fi〕。

這個元素從人類有文明至今，從未被發現過。

令人驚訝的是，〔Fi〕可以跟碳元素及氫元素合成石油。

我們等同於找到了一種可以超越一切能量的東西。

石油？

只需要幾個小時的合成時間、氫氣和木炭，更加純淨的石油就會被生產出來。

在演說結束之前，美國總統拿起放在桌上的保溫杯，緩慢的打開瓶蓋。傾倒在地上，一灘閃著黑色光華的液體。

「這是石油，各位。」總統自信的微笑。

在場的所有記者，愕然了沒多久，三十秒吧？也許更短。便又叫又跳的歡呼起來！

當天下的雨，淋濕了建國企業的股票。

眼光獨到的陳建國現在才明白一件事，人類將永永遠遠的依賴石油。

於是人類理所當然地捨棄了太陽能。

有錢人便可以繼續開著他們的福斯 GT，騎著凱旋牌重型機車。小市民們也可以繼續使用大小客車來污染空氣。

工廠恢復運作，人們如同石油耗盡前般浪費著九五無鉛汽油。油價電費更是比以前便宜，對人類來說——

何樂而不爲？

所有投資者將手中的建國企業股票拋出，連企業中的高級主管都捲款潛逃。

二零二一年二月一號，美國交出第一批訂單的石油給全世界。
以平易近人的價格，還有令人驚艷的品質。
原本地位就夠衰弱的世界各國，被美國輕易地支配。

因為，只有美國有這份煉取〔Fi〕的技術。

二零二一年財經報指出：美國為最大石油輸出國。

當天下午，陳建國在位於一零一大樓的辦公室裡上吊。

「去他的太陽能！」建國企業董事長的遺書上這麼寫著。字跡帶著自卑感和失算。

陳建國，享年三十二，妻林美芳，育有一子，剛出生不久，名——

陳建矢。

第四章

習以為常的人們

二零三五年。

九月的某一個悶熱的晚上，20：03。
小矢邊吃著晚餐邊想起早上在學校的情形。

今天是他高雄高工綜合高中一年級開學的日子，同學之間還有陌生的氣味。
但這樣不錯，他暗暗希望過一陣子可以跟大家順利的打成一片，從此擺脫被忽略的命運。

只是拜託某幾張老面孔，跟小矢國中同班三年的老面孔，不要攪局才好。

收拾完碗盤，小矢坐到沙發上，將媽媽正在看的頻道轉掉。

「小矢，電視我要看。」媽媽皺起眉頭。

「喔。」小矢順從的將遙控器塞給媽媽。「還是來看看九把刀老師的小說吧。」
他想著高中近代文選課本裡的幾篇在三十年前聲名大噪的小說，一邊走向他的房間。

「小矢，坐下來一起看。」媽媽已經轉回原本在看的頻道，電視響起了某種氣氛歡樂的音樂。

「媽，我想先回房間…先預習一下新的課本？」

「不行！」小矢媽媽露出少見的嚴肅表情。「回來乖乖坐好，書給我收起來。」小矢不發一語的坐回沙發，心想是什麼節目這麼重要。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各位現場來賓！你們都活得好好的嗎？又到了我們大樂透的時間囉！」舊型的液晶電視螢幕裡跳出一個笑得很燦爛的女主持人。

「在開獎之前，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上禮拜的『頭獎』！」攝影鏡頭順著她的纖細手指，轉向女主持人背後的電視牆，螢幕隨後便切換成了電視牆裡的畫面。

於是小矢看見一張大頭照，旁邊還有個人基本資料。照片上是一名看起來二十出頭、皮膚有點黝黑的年輕人。

「該名『頭獎』最後出現在台東縣的郊區，而接下來這段影片是『頭獎得主』所提供的。」女主持人過度甜美造作的聲音響起。

於是畫面閃了閃，開始了一段VCR。

一開始便是以第一人稱視角拍攝的畫面，看來是因為拿攝影機的人在跑步的關係而正劇烈地晃動著。不遠處有個人背對著鏡頭快速的奔跑，一面驚惶地大叫。以一個激發出人類潛能的男性來說，他跑的速度相當快。畫面的右下方則不時閃著亮白的反光。

「各位觀眾看到了嗎？上期的『頭獎』正在前面跑步！而一邊拍攝一邊追的人就是上期『頭獎得主』！」主持人亢奮的叫著。

「越來越近！快追到快追到了！」

畫面裡，「頭獎」的速度漸漸減緩。他的背影越來越清楚，說明「頭獎得主」已經逼近。亮白的開山刀刃在畫面下方隱約閃動，眼看就要朝「頭獎」的背揮過去！

只見畫面的愕然停止攪了局。

「嗯…各位觀眾朋友，由於接下來的畫面太過血腥，影片只能播放到這裡。」攝影機重新對準女主持人，她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樣子，好像一切真的都是她的錯。

「還有十五分鐘大樂透才要開始；」她看看錶，露出了專業的微笑，「廣告回來，我們會現場連線 Vanish Scythe 的小范！不要轉台哦！」對著攝影機露出癡呆甜美的笑容。

什麼是 Vanish Scythe？誰是小范？

在想這之前，小矢決定停止看這噁心的節目。他從捷運站事件以後，便不想再特別注意相關的新聞，不過卻被週遭同學理解成是假裝不在乎社會時事的瀟灑做作。小矢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之中沒有人有過跟他一樣的經歷。

「那是多麼殘酷的事，你們知道嗎？」

所以小矢搶過遙控器，瞪著媽媽，「不要再看這種東西了！」

啪！

手掌狠狠的掀上小矢的臉頰。而臉頰的主人則驚恐地看著自己的母親。

媽媽的臉上充滿不悅，一把將遙控器抓回。

「這可是關於我們母子倆的性命安全啊！」

媽媽停了一下，好像在思考接下來的話該不該說。

「而且啊，說不定等等隔壁的王先生會被抽中，這樣我們就可以大賺一筆了！你知道，自從你爸爸死了之後，日子是越來越難過了。」

小矢知道，媽媽一向很不喜歡隔壁的王先生一家。

提到他的父親，媽媽的臉頓時擦上了一層辛酸，而一抹黯淡，隱隱約約藏在她的眼神裡。

小矢靜默地撫著他那仍熱辣辣地疼痛著的臉頰，看著他的媽媽，辛苦養他長大的媽媽；但心裡卻想著兩三年前，同樣是這個臉頰，濺上了陌生人的血……

過了一會，漸漸有種光亮的神采透出媽媽的眼睛。

「小矢，你要懂事，跟媽媽一起祈禱，他會被抽中，而我們這對可憐的母子不會！」

看見小矢的表情，她嘆了口氣，又接著說：「你想想，自從爸爸走了之後有誰幫助過我們？嗯？沒有人！我們只能靠自己，懂嗎？現在坐下，陪媽媽一起看！」像是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一樣，媽媽專心看起電視，不再理會小矢臉上無言的抗議。

難道這就是他的媽媽？

小矢覺得眼睛酸酸熱熱的。

這是人性。一種表面上看似和平，但卻暗潮洶湧的扭曲人性。

他的媽媽也在這裡頭，也一起湧動著擠壓著變異著……

含著眼淚的弱小身軀，無能為力的依靠在唯一能相信的沙發上。他將身體蜷

曲著，不停說服自己要冷靜，也叫自己不要哭：

「No Fear…No…F…ea…r…」

可是不聽話的眼淚就是不停的掉。

「歡迎回來大樂透開獎實況！讓我們歡迎 Vanish Scythe 的領袖，小范！」主持人興奮的轉向螢幕，現場來賓響起了掌聲。

「哈囉小范！」主持人對著螢幕裡的小范揮手。

電視牆閃映出一位剪著一頭俐落的短髮，戴著一頂綠扁帽，身上穿著特種部隊常穿的戰術背心的男人。他看著鏡頭的時候，一股精悍之氣從他的眼神中傾洩而出。

「主持人妳好，各位觀眾、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小范。」小范的氣勢相當沉穩。

「小范，Vanish Scythe 到上禮拜為止，已經連續拿到七週的『頭獎』各一名；如果計入上禮拜的頭獎，則貴組織累積獲得了四十二次的『頭獎』。我們很好奇，貴組織是如何當上全台灣唯一蟬連過，甚至是蟬連四十二次之多的『頭獎得主』呢？小范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嗯，」小范露出謙虛的笑容，「我想，這要歸功於兄弟們都認真負責辦事，還有，大家看得起敝組織而已。」

「小范真是謙虛，」主持人轉身看著攝影機，露出招牌笑容。「不過各位觀眾朋友要知道，Vanish Scythe 確實是眾多以獵得『頭獎』為目的的組織中，人數最龐大、紀律最森嚴、實力最堅強的一個。」

「當然，也是風評最好的一個。」主持人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補充。

「過獎過獎。」小范微笑，他面對這些讚美的語言，向來是以謙虛作為回應。

「但即使如此，我們一週抽出兩名『頭獎』，貴組織能連續奪得七週各一名著實不容易。說到這個，貴組織累積獲得的獎金大約是…四十二億？是的，四十二億台幣哦！」主持人看著現場觀眾，露出誇張的表情。而觀眾則配合的報以一聲響亮的「哇喔～」。

「然而，怎麼分配獎金這件事，一向是所有同類型組織的秘密，小范今天在這裡可以稍稍透露給我們忠實的觀眾朋友知道一下嗎？」

「嗯，這個嘛…」小范略為尷尬的推了推帽沿。「40%是投資在組織購買新的機具，例如最新型的全球定位系統或非殺傷性武器；以及承租飛行交通載具等的經費。20%均分給有功的組織成員。10%，」

小范頓了頓。

「我們交給『頭獎』的家屬，希望多少可以彌補他們的傷痛。而剩下的約30%捐給國際性的慈善機構。」

小范又頓了頓，收斂起笑容，露出沉重的神情。

「各位知道，世界上許多角落還有人餓著肚子沒有地方住嗎？根據統

計……」

「哦？爲什麼要捐那麼多錢呢？」女主持人訝異的打斷小范。話出口才驚覺自己的不禮貌，急忙害羞的遮住嘴。

小范露出紳士的微笑，點點頭示意沒關係。

「關於妳的問題，那是因爲，」

「因爲我們是人道組織。」

女主持人這次學乖了，和現場的來賓一起靜靜的凝視小范。

不知不覺，小矢也凝視著電視裡那張堅毅、乾淨的臉龐，等著他開口。

「本組織是一群以捍衛人性尊嚴爲理念、爲最高宗旨的同志的集合。我們始終致力於改善目前社會的不安定，我們認爲導致不安定的一個重大元素是，」小范停了下來，意味深長的笑了笑。

「很遺憾的，跟大樂透有很大的關係。」

所有人都屏息等待著小范繼續說下去，包括電視前的小矢。

「我們可以想像每個禮拜的這個時候，一定有不少人開心的期待著，但一定有更多人害怕自己的身分證字號被放在全國觀眾的電視螢幕上。這就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小范嘆了口氣，接著說道：「我還可以清楚的記得，三年前，大樂透剛剛上路的時候，遊行抗議的抗議、罷工的罷工，甚至還成立了一堆新興宗教。」講到這，他苦笑著搖搖頭。

「當年死亡率最高的死因就是自殺。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記憶猶新，當時拼命揮霍大吃大喝瘋狂做愛之後自殺的事件幾乎每天都有一件。」小范淡淡說道。

「嗯嗯，我記得。」主持人小小聲的說。現場的來賓，全國的觀眾們，也都還記得。

小矢也記得，當時學校還停了兩次課。捷運站事件像是條導火線，引爆了一連串的社會新聞。然後每個新聞又可以成爲另一條導火線，然後再引爆……

「但事情總是會淡化的。」小范的表情裡，似乎有那麼一絲絲諷刺的味道。

「說起來也好笑，那時候的我很認真的在想，要是我沒有被抽中的話、很幸運的還活著的話，我要阻止這樣的亂象繼續發生。於是我便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 Vanish Scythe。不過，」

小范自嘲的笑了笑。

「這個社會在我們貢獻自己的心力以前，就已經適應了、復原了。大家漸漸地回到軌道上。所以現在我們能做的，只有在處理『頭獎』的部分盡一份力而已。」

「基本上，從『頭獎』產生之後，我們會盡一切可能聯絡『頭獎』。這時候本組織遍及全國各個城市的分部便是很好的聯絡管道。找到『頭獎』後，我們將會面對面，以柔性勸導的方式優先做好『頭獎』的心理建設。之後，我們多半會使用，服食後毫無痛苦的緩性藥劑，讓『頭獎』在幾分鐘後平靜的離去。」小范的聲音很平靜，很沉穩，所有人都聽著聽著入了神。

「我剛剛提到的 40%樂透獎金，一部分就是消費在提升這藥劑的品質上。」小范平靜而堅定的臉移近了點。

「我們知道『頭獎』一但被盯上的窘境。如果您的身分證字號被抽中，想要莊嚴的走完最後的人生，請主動與我們聯絡。」

「這樣，總比被盲目地亂刀砍死好多了。」小范嘆了一口氣。

一陣沉默。大家都咀嚼著小范話中的意義。

而小矢，則想著要是自己被抽中，他一定會想要將生命交給 Vanish Scythe。

「對不起喔小范…我們還有五分鐘就要開獎了…」過了一會，主持人有點膽怯的打破沉默。大概是因為現場導演正在旁邊催促準備要抽獎了。

小范咧嘴笑笑，對著電視牆前的來賓擺手。

電視牆的畫面瞬間變成黑色。

「謝謝小范！希望 Vanish Scythe 這次也可以獲得『頭獎』，蟬聯第八週『頭獎得主』！這樣對頭獎來說也是件好事，各位說是不是？」

女主持人轉向不停鼓掌的現場來賓，得到了一聲興高采烈的「是！」。

「那麼，」

「讓我們將電腦打開吧！」

電視牆黑色的背景裡，浮現出十一個全白的方格。

「離開獎還有兩分鐘！讓我利用這段時間，提醒一下有意願搶奪『頭獎』的各位觀眾朋友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鏡頭切換成主持人的臉部特寫，那張臉浮現出莫名奇妙的自信。

「首先，每期由電腦隨機、公平公正地抽出兩組身分證字號，被抽中者，只要是擁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皆可狙殺。這個相信大家都知道。」

鏡頭又拉遠，主持人白嫩的手掌擺向電視牆。

「而在這裡順便釐清一點疑慮，年輕一點的朋友，身分證號碼有十個阿拉伯

數字的朋友注意了，雖然這裡有十一個空格，但可不是每次都會抽出十個數字哦！我說過了，電腦是隨機選擇號碼的，所以有時候是九個數字有時候是十個數字，這樣大家清楚了嗎？」

小矢清楚地聽到現場來賓齊聲爆出一句「清楚了！」，迫不及待的意味濃厚起來。

主持人滿意的微笑：「其次，『頭獎』得以攻擊行為傷害或殺害任何想要獵取他項上人頭的民眾，所以請大家在注視利益的同時也請小心自身的性命安全。我記得曾經有一期的『頭獎』逃亡過程中，短短幾小時內傷害了不少無辜的民眾，可是『頭獎』本身已經形同判了死刑，法律無法再給予更深的苛責。所以我們呼籲各位看到『頭獎』不要客氣，算是爲了自己，以及週遭親朋好友的安全。」

小矢注意到媽媽跟著現場的來賓一起煩躁的「嗯嗯嗯」起來。他甚至可以想像媽媽捏緊的拳頭裡已經都是手汗。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條，『頭獎得主』的領獎憑據，是當期『頭獎』的人頭哦！不是隨便一個器官！如此才能確保『頭獎』是真的死亡，以及領獎時做初步的辨識。當然，還會做詳盡的 DNA 檢驗。」

主持人提高音量。

「憑『頭獎』人頭便可到台北市內任一家台灣銀行領取。途中個人及『頭獎人頭』的安全、領獎後樂透彩金的安全，樂透執行委員會一律不負責！」

主持人神秘的笑笑。

「那是刑事組的問題。」

「那麼，」主持人的臉頰潮紅，壓抑不住聲音裡的興奮。

而小矢隱隱約約聽到來賓們、還有媽媽在旁邊響亮的歡呼。

「全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都祈禱了嗎？希望不是您！」

她高亢的語音一斷，電視牆上的方格，便開始以亂數閃爍著英文字母及數字。

「本期的『頭獎』要出來了！趕快看看自己的身份證！」

第五章

生存的理由

就在開學後的第十四天，小矢果然被排擠了。

用小矢未發育完全的陰莖想都可以知道，這是來自國中同班同學的傑作。

那兩位不幸又在高中時同班的同學，一個叫鄭凱哲，另一個是林郁純。

這兩個傢伙在國中時就非常有人緣。通常受歡迎的條件不外乎是有耀眼的外表與幽默的言談、還有妖言惑眾的成績。

更糟糕的是那兩人高高帥帥，又同時是大公司老闆的兒子。

小矢覺得自己是遊戲裡拿著小匕首單挑大 Boss 的愚蠢主角。

雖然面對不一樣的環境不一樣的人，結果被孤立起來還是跟國中沒什麼兩樣。

孤單擺到哪裡都是一樣的。

「妳看，我們班那個陳建矢，他穿的鞋子都是 Adidas 的哦！」林郁純在走廊上跟隔壁班的可愛女生聊天，假裝不經意扯到小矢。

坐在離窗邊不遠處的小矢豎起耳朵。

「蛤？什麼 Adidas？」女生眨眨眼，一臉疑問。

「沒聽過吼？我也沒聽過，那種名牌我們這些小市民才穿不起。」林郁純搖頭晃腦的嘆氣。

「哦～哈哈…你講話好壞。」女孩銀鈴般的笑聲，她聽懂了林郁純的幽默，大概是因為林郁純家裡超有錢是眾所皆知的事情，也可能是因為「Adidas」是他最愛的運動名牌。

不應該聽到這段對話的小矢，則看著自己那雙仿冒的球鞋，靜靜的紅了臉。

「喂喂喂！你們不要亂講人家，他家也很有錢好不好！」鄭凱哲從教室中走出，一臉正經的反駁林郁純。

「哦？」這次輪到林郁純滿臉疑問。

小矢也一頭霧水，他家無論如何跟有錢扯不上關係。

「他是真的很有錢，我每次跟他借的 A 片，都是正版的！你知道一片正版的要多少錢嗎？」鄭凱哲瞪大眼睛，稍稍把音量提高，故意讓小矢也聽得到。

不過他完全不知情，小矢可是從頭到尾都聽得很清楚，。

「而且他人也很好，不像你們看到的那樣自閉，每次都拿 H-Game 主動借給我…」不等鄭凱哲說完，那兩人已經笑彎了腰。

小矢臉更紅了。不過沒人注意到。

「我我、我聽你在亂扯…」林郁純邊笑邊說，眼淚都快笑出來了。女同學也可愛的笑著。

「照你這樣講，他根本就是宅男嘛！啊哈哈哈哈…」林郁純爆出響亮的笑聲。

「哦？有像有像！哈哈哈…」鄭凱哲終於憋不住了，開懷大笑。

小矢沒再注意聽他們兩人的對話。對他來說，這樣已經夠了。

他心中染起一絲青色的寒意。

雖然對國中的小矢來說，能夠這樣被討論是一種運氣。

但是現在，現在他對存在感有不同的見解。

或者說是不再那麼重要了，有存在感與否這件事。

這也許是長期適應逆境生活後的變化，也是一種習慣。

就像大家都開始習慣上惱人的課後輔導一樣。

順帶一提，課後輔導從六點上到晚間九點。大概爲了要順應四不像的綜高學程。

「今天一樣要上到九點喔！有沒有帶晚餐錢啊？」導師像在叮嚀幼稚園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樣。

「有～」而大家也像低智商的生物一樣回答。

而小矢沒有附和的原因，是他忘記帶晚餐錢了。

「有沒有人忘記帶錢的？要不要借？不用急著還哦～」導師一走，林郁純便站起來，手中甩著四五張鈔票，他時常做出這類好心的舉動。

「我要借我要借！」看來有不少人忘記帶，林郁純瞬間被好幾隻手包圍。

而還在跟自己拔河的小矢，猶豫不前；到底是要向敵人屈服？還是陪自己的

尊嚴一起餓肚子？

小矢向林郁純走了過去。

「對…對不起喔…可不可以…」他有些膽怯的說。

「我才要向你對不起呢！」林郁純露出了抱歉的笑。「我剛剛的六百塊都被借光了，真是對不起！謝謝惠顧！下次請提早再來～」

小矢失落的回到座位上，喝了口自己帶的免錢礦泉水。

冰涼的水順著食道滑滑滑，滑入他的胃袋裡。

卻化爲一股灼熱的躁動湧出，令他感到，感到？

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那種感覺像是腎上腺素的開關被打開，使他的腸胃蠕動減緩、血管擴張體溫上升、血液的含氧量增高。

就像百米衝刺前的等待——不安與急躁。

小矢看著林郁純的臉，覺得自己好像一定要做出什麼反制的動作讓他停止這種取笑。

他盯著左手邊的空椅子。

小矢想就這樣將椅子甩到林郁純的臉上。

他發覺自己受到了威脅。

突然間，小矢明白了這是「恨」。

沒有恐懼的物種是很容易被消滅的。沒有恐懼，代表對危險沒有警覺。

沒有恨意則更容易消滅，就算會恐懼也沒有用。

沒有恨意，代表無法進化、無法反抗。

小矢將抽屜裡的美工刀緊緊握著，塞進外套的口袋。

在口袋裡將刀片，

收進，推出。

收進，推出。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刀片的聲音只有小矢聽得到。

小矢持續滿腔的怒火到晚上八點二十分。
因為他肚子餓了，也累了。

「好餓…」小矢趴在桌子上。

後面有支厚實的手掌輕輕拍了他的肩膀。

「陳建矢同學…我們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說！」是林郁純，他將手掌靠在小矢的耳朵旁小聲的說：

「快跟我來！」

小矢坐直，狐疑的看著一臉著急的林郁純。

外套的口袋裡，手中的美工刀片，推出。

可是林郁純完全不知情，好像真的有什麼很要緊的事，拉著小矢的外套。

「好像真的有什麼大事！」小矢，看著平常一臉輕浮樣，此時鼻子上卻微微冒著冷汗的林郁純，在心中為他找了個理由。

外套的口袋裡，手中的美工刀片，縮回。

林郁純把小矢帶到了走廊的盡頭。四處無人。

只有一個等在那邊的鄭凱哲。小矢兩人到達的時候，他正盯著樓梯口的下方張望。

看到小矢到來，他鬆了口氣，蒼白的臉多了一絲血色。

「陳建矢同學…請你趕快逃出這裡！」

鄭凱哲突然緊緊的抓著小矢的肩膀，眼睛圓凸的盯著小矢，彷彿要將誠懇灌入他的腦裡。

「為為、為什麼啊！」小矢掙脫了鄭凱哲的雙手，驚恐的看著他們。
林郁純向前跨了一步。

「陳同學，今天是大樂透開獎日你不知道嗎？」

「這種話真的很難開口…你、你…」林郁純欲言又止。

「你就是大樂透這期的頭獎啊！」

鄭凱哲指著錯愕的小矢。「你…你趕快跑吧！我剛剛檢查過了，從這邊下樓梯一直到學校後門口應該都不會遇到人，大家都要去上課了。」

「什麼？什麼？你在說什麼？」小矢失神似的喃喃自語。

「唉，凱子你跟他講清楚，我去幫他把東西收一收。」林郁純氣急敗壞的將小矢交給鄭凱哲，轉身飛奔回教室。

「這是我們剛剛聽廣播聽到的，」鄭凱哲拿出可以收聽廣播的隨身聽，些微顫抖的深呼吸之後，又開口：「陳建矢，身高一百五十八公分，體重四十五公斤，家中有一個母親…這不是你是誰？」

他每說一句，小矢就機械似的點點頭；這些都是大樂透頭獎抽出後會公佈的個人資料。

「總而言之大家同學三年，我不想眼睜睜的看你就這樣死在我們面前，」林郁純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回來，將書包塞給恍神的小矢。

「拜託！請你快走！再不逃，等等住在附近的人就會過來找你了！」鄭凱哲將小矢推向樓梯。

手上拿著書包的小矢，逐漸從茫然中凝聚起意識，又擴散成無邊無際的驚恐。

「不可能是我啊！怎麼可能是我？」

小矢回想起三年前的一堂公民課，就在第一期大樂透的隔天。

老師的動作老師的話突然很清晰的在小矢的腦中浮現。

「不如，」

「我們來抽個同學。問如果被抽到，他該怎麼辦？」老師拿起籤桶，抽了一支籤。

「嗯…十九號！十九號是誰？」老師看著手中的籤條，又看看台下的同學，當他跟小矢的眼神對焦後隨即恍然大悟。

「喔！你叫…陳建矢！對吧？老師記性還可以吧？來，請起立。」老師呵呵笑。

小矢畏縮的站了起來。

「現在請你想像一下，如果你的身分證號碼被抽到，你成爲人人可殺的『頭獎』，告訴我們，你會怎麼做？」老師愉悅的問。

「……」小矢想著前一天晚上的屍體、裸露的白骨、血跟血還有血。

「嗯？請回答老師的問題。」老師的聲音稍稍放大。

「大概是…」小矢低頭，他心裡有個答案，但完全不知道是從哪跑出來的。

「請你大聲點，陳同學。」老師皺眉。

「大概是逃跑吧。」

他記得，當時全班對這個答案感到理所當然，沒有人期待他講出什麼很豪邁的話。所以大家滿意的，嘻嘻哈哈的又嘲笑了他一番。

而這時侯小矢的淚水掙脫了他眼睛裡的回憶，順著臉頰滑下來。瞳孔放大，回憶便落入深沉黑邃的黑洞中，肌肉頓時無力。腦中除了混亂還是混亂。

「頭…頭獎怎麼會是我…嗚嗚…嗚…」小矢跪在地上痛哭失聲。

他崩潰了。

「別哭了！快起來！」鄭凱哲拉著小矢。

「喂！是誰在那邊！」上方的樓梯間突然有人大聲吆喝，夾帶著手電筒的閃爍燈光及腳步聲。

「快跑！不要回來！他們已經追來了！」林郁純一個箭步將小矢擋在身後。

「快點走啊！」鄭凱哲將小矢推向樓梯。

「快跑！」林郁純。

「快逃！」鄭凱哲。

「快逃跑！」林郁純。

「快逃跑！」鄭凱哲。

「快逃跑！」林郁純。

「快逃跑！」鄭凱哲。

「快逃跑！」小矢心裡的吼。

小矢迅速衝下樓。
如同未經思考的反射動作。

大概是本能吧。

「我要活下去。」

二零三五年，九月二十日。
晚間，20：24。

第五章

逃跑的理由

晚間20：26，林郁純、鄭凱哲與一群好朋友悠閒的走向教室。

「哈哈！那個白痴！想不到他居然還相信耶！他是低能兒還是腦殘啊？」林郁純笑道，搭著鄭凱哲的肩。

而他的好伙伴露出沉思的表情。

「他大概兩者都有吧！」鄭凱哲認真的說。

「哈哈哈哈哈…也是也是！」林郁純笑彎了腰。

「唉，他是真的有點笨，上輔導課上了那麼久還搞不清楚剛剛那節下課是八點二十分的事情，真正的大樂透開獎是在八點半啦！啊哈哈哈哈哈…」

「啊！好險！」林郁純突然停下腳步，害走在後面的人一頭撞上。

「什麼？」

「好險他沒有手錶！」林郁純放聲大笑。

「喔、哦哦哦！對對，還好他沒有戴手錶！」鄭凱哲這才恍然大悟，與林郁純一起大笑。幾個朋友們也在旁陪笑著，他們算是圍繞那兩人集合而成的跟班小團體。

「不過，」鄭凱哲意味深長的拉長了尾音，「你們表現得也很好。」他看著那幾個手上拿著手電筒的大男孩。

「對啊對啊，媽的演得超像。」林郁純嘻皮笑臉的說道。

「哪有，你們演得才像。」

「嘿啊，都可以當影帝了！」

「對了，啊現在幾點了？」某人著急的問道。

「八點三十二分。」林郁純看看他的 G-Shock。

「哭爸！老師來了！我們遲到了！」一行人衝回教室。

「同學～你們去哪裡啊？」老師頭也不回，邊在黑板上抄抄寫寫邊問道。

他們絞盡腦汁的想。五秒鐘左右的腦力激盪。

「我們剛剛去了廁所，」林郁純挺身向前，已然胸有成竹，「我們遇到陳建矢同學。」

「他一邊大便一邊抽菸，還說老師的課很無聊！」鄭凱哲很有默契的接話。

「什麼？」老師錯愕的轉身背對黑板，輪流盯著這群一臉正經的孩子。

「嗯嗯，他說以後你的課他都不上！還很跽的說老師你講的東西根本都是在放屁！」林郁純誠實的說出自己心裡的想法，天衣無縫。

「豈有此理！」老師氣憤的將手中的書本摔到講桌上。

「好！有種他以後都不要來！」老師額上彷彿有兩三條青筋在抖動，「你們回去坐好，下次他再講這種話，就跟我講！我一定記他過！」

林郁純等人一背對老師，就讓誇張的笑容靜悄悄爬到臉上，害得跟他們目光相接的其他同學們加入憋笑的行列。

他回到座位上，偷偷將耳機線牽進外套袖口，假裝用左手支著臉，實際上是偷偷聽起手機的廣播。

教室只剩下老師在黑板上刻畫的喀喀聲跟同學打開筆記本抄寫的沙沙聲。

但林郁純左耳裡卻響起了某種氣氛歡樂的音樂，於是他將目光投向他的好友鄭凱哲。

鄭凱哲咧嘴而笑，他也用左手撐住臉，跟他的好兄弟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他偷偷地對著林郁純比了一個 1，還有八次 0。

一億元。這是指大樂透。

「大樂透？我有在聽啊。呵呵…」林郁純朝鄭凱哲靜默地點頭，示意他也正在聽。

此時的小矢卻無辜地在學校附近的巷子繞來繞去，思考著首先該怎麼做。

他注意到巷子的盡頭處有個舊衣回收箱。他低頭看著自己綠色的雄工運動服外套，上面還有繡有學號與姓名。

這真是太顯眼了。

教室裡。

「老師！」一個聽起來朝氣蓬勃的聲音響徹教室。

「哦～這裡有問題是不是？是哪位同學要問的啊…」老師慢條斯理地轉身，臉上已準備好了慈祥的笑容，畢竟遇到問題立刻發問的學生是最可取的。

他看到一個手舉得高高的林郁純同學，不愧是班上成績名列前茅的好孩子。

嗯…還有一個迎面飛來的椅子…很好很好…

等等！

椅子？

老師被椅子擊倒的那瞬間，驚嚇像是個魔術師，優雅的將所有同學的 Volume 調到靜音。

而鄭凱哲，則以跑百米的速度朝著講桌衝刺。

「發、發生了什麼事了？誰？是誰拿椅子砸我？」老師正要從地上支撐著爬起，暈眩、痛楚還有血熱鬧地在他的頭上撒野。

一聲悶響算是對他問題的回答。

老師驚訝地看著自己的肚子，上面踩著一隻腳。

「喔，原來是鄭凱哲啊，他為什麼要踩我？為什麼不痛？」老師的疑惑隨即被姍姍來遲的劇痛消除。

痛楚一開始是個點，然後在他腦中炸開成一大片，又漸漸爬滿他全身上下。老師伸手想移開那隻腳。

卻換來鄭凱哲居高臨下地多補了幾腳，好確定老師暫時站不起來。

林郁純慢慢踱了過來。

「你、你們要幹嘛？敢打老師！我…」老師蜷曲著發抖著蒼白著，試圖恫嚇逐漸靠近的林郁純。

「閉嘴。」話還沒說完就被林郁純的名牌球鞋不禮貌的打斷。

如同王者似的宣示他的權威。

老師搗著冒血的鼻樑悶哼，忽然覺得林郁純背光的身影變得無比巨大。

「老師，」

林郁純掛著一個驚悚的微笑。

「你知不知道大樂透啊～」

「你、你在說什麼啊？大樂透？大樂透關我個屁事！快放開我！小心我記你大…」那個虛弱的「過」字還沒說出口，就被林郁純更沉重的踩熄。

「大？大什麼大？上什麼課後你他媽的輔導啊？現在知道我們上課是多麼的苦痛多麼的心酸了吧？」鄭凱哲一拳用力埋進老師的啤酒肚，身為本班的補刀天王，當之無愧矣。

「那麼老師…」林郁純索性將耳機明目張膽的拉出來，塞進右耳，似乎想要聽清楚廣播裡的重要資訊。

「嗯，E125145562 是不是你的身分證字號啊？」林郁純禮貌的請教。

「你、你說什麼？不、不不不是我的啊。」老師語氣裡充斥著驚恐，還有錯愕。他忘記了身上臉上所有的疼痛，但沒忘記要否認。

「啊真的…不是你的喔…」林郁純似乎有點震驚。

「對對對對！不可能是我～是巧合！巧合！全台灣跟我一樣叫做陳宇智的人很多！嘿嘿嘿…」老師趕緊陪笑著順水推舟。

「不是？」林郁純皺起眉頭。

老師拼命的搖頭。

「是啦～」腳高高的抬起，用力蹬下。

磅！

頭與地板的撞擊。血液開始從頭顱的某個部份滲出，慢慢地將頭髮溼透。

「不可能這麼巧有第二個老師叫陳宇智，一樣在高雄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書，你說是不是啊？更帥的是…」他再度壓了壓耳機。

「他們還同時育有一男一女，老師…你告訴我，你怎麼會不是…」

「我要殺的那位『頭獎』呢？」林郁純腳底加重力道。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嗚嗚嗚…」老師搗著臉，哭了起來。

「是喔是喔…看來我…」林郁純露出失望的眼神。

「真的會錯意了。」

林郁純閃現一抹邪惡的微笑。

鄭凱哲舉起掉落在旁邊的椅子，眼看就要砸下。

「停停停停停！」林郁純轉過身來，面向訝異的班上同學。

這時候的小矢正在烏漆抹黑的巷子裡，從舊衣回收箱摸索出一件外套及一條工作褲。

教室。

林郁純決定投票表決，因為這是攸關整個班級的大事。

「用椅子打斷頭有沒有人反對？」林郁純在黑板上寫下鄭凱哲的意見。

「嗯…一二三，三票。」主席是林郁純，因為鄭凱哲正忙著拿膠帶封老師的口，避免他死之前太吵，人家隔壁班還要上課呢。

「同學，踴躍點好嗎？」林郁純翻著白眼，覺得大家真是不明白民主的真諦。

「那贊成用美工刀割的請舉手～」這次狀況不錯，十二票。

「又是美工刀？這老套了啦～」鄭凱哲頭也不回的笑罵。一邊俐落地撕開膠布，牢牢的把老師的嘴貼上第四層。「有沒有更好的提議啦！現在可不是搞笑的時候！」

「我有機械科的鏈鋸…可不可以啊…？」某位胖胖的同學不好意思的舉了手。

20：39，小矢換裝完畢，不合身的衣物穿在他身上就像是很難退流行的 Hip-Hop 打扮。

「至少有武器。」小矢安慰自己道，美工刀好好的收在舊灰色 NIKE 外套的口袋裡。

「其實凱哲跟郁純人真的很不錯嘛…我一直都誤會他們了。生死關頭，沒想到還是這麼的正直…多謝你！凱哲和郁純。」小矢雙手合十，祈禱他們萬事如意，

學業進步。

講台上，事情非常如意。

「喂喂喂！那邊再稍微用力一點就可以了～對對！就是這樣～」林郁純坐在講桌上，指著老師血肉模糊的脖子。

大約有十來位同學，七手八腳的壓著老師的四肢、固定老師的腦袋、一左一右的拉扯起鏈鋸。血液沾滿了他們的衣服。

鄭凱哲則是站在一旁，冷笑著嘲諷那些言聽計從的笨蛋，慶幸有智慧能領導人真是件好事情。

這些都是主動幫忙的熱心人士，包括提供鏈鋸的胖子。不幫忙的代價是不能得到一部份的優渥獎金。反正林郁純不介意，對他而言，能在砍下老師頭之前好好戲弄他一下，這比中大獎還有趣。

而除了有幾個女孩子表示不想看到這種場面之外，幾乎班上所有同學都圍在講台邊觀看。

是不是少了誰？

喔對，陳建矢不在嘛！

林郁純忽地從講桌上跳了下來，沒注意到自己令人羨慕的小白臉沾上數滴的鮮血。

他用力壓了壓右耳的耳機，

一臉詫異。

20：42，小矢走出巷子，穿梭在陌生的人群中。好險，沒有人認的出來他是小矢、小使、還是小屎。

他放下心，盡量讓自己看起來自然點。他可沒忘記，這裡還算是學校附近。

「新聞快報」

不遠處的電視牆閃出四個大字。

「各位觀眾晚安，為各位插播一則新聞。」

跟所有街道上的行人一起，小矢抬頭注視著主播帥氣的臉。

「本期大樂透的兩名『頭獎』於今晚八點半時開出！第一組『頭獎號碼』是E125145562，在高雄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任教的陳宇智老師。據可靠消息指出，」主播停頓了一下，「從抽出『頭獎』到現在短短十五分鐘之內，E125145562就已經死亡了。」

「而我們的第二名『頭獎』目前下落不明。」

小矢瞪大雙眼，在沒有人注意到的情況下，轉身低頭離開。
滑進黑暗的巷子。

「第二組的『頭獎號碼』是 E1456739500，姓名陳建矢！是第一組『頭獎』陳宇智的導師班學生。現在帶各位來回顧一下他的基本資料…」

第六章

死神的軍刀

21：03。

小矢繞過人多的路段，快步向熟悉的路上走去。

「只有在這種時候，大家才會覺得我重要…」小矢苦笑，親眼在電視上獲得證實還是給了他不小的衝擊。

辛酸的悲情在他的身體裡擴染著。

越來越濃，越來越濃。

現在大家都認同小矢的價值，那就是一億台幣。

昂貴的很。

但小矢的臉漾著幸福的笑。

「我還想要悠哉悠哉的躺在床上看九把刀老師的書。」小矢想像著平時可以輕易做到，現在卻難上加難的事情。

「我想要和郁純與凱哲做好朋友。如果我還活著，我一定要跟他們一起出去玩！」他露出癡呆的笑容。

他不曉得自己完全沒有活下來的機會。

「我還要繼續幫媽媽做菜…」

走到前方這個叉路，小矢知道，向左是回家的路。

向右，卻不知道會去哪裡。

小矢開始想像回家後的情景。
狀況一，打開門的那一瞬間，媽媽衝了過來。

緊緊的抱著他，哭著，吻著。
「小矢啊～媽媽好擔心你喔…有沒有受傷呀？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媽媽好脆弱，呵呵…」小矢像幼稚的小學生竊笑。

狀況二，打開門的那一瞬間，媽媽衝了過來。

「小矢，怎麼那麼晚？你去哪啦～」媽媽的聲音異常溫柔，從未見過的笑容。
手裡握著菜刀，眼中閃耀著奇異的殺意。
小矢打了個寒顫，不敢再讓自己想像下去。

選擇走向了未知的右邊。

而21：04的小矢家中。小矢的媽剛睡醒。
「難得今天沒有看大樂透開獎實況。」小矢的媽伸了個懶腰。

「反正不可能是我，嘻嘻…」她慵懶的笑著。

門鈴聲忽然急促的響起。
「有人在家嗎？」一聲粗啞的台灣國語貫穿門板。
「來了來了…」小矢的媽媽打開了門。

只打開一點點，門就被粗壯的手臂撐開，好讓更多的人進入屋中。

「陳建矢在哪裡？」流氓模樣的壯漢一把抓住小矢媽媽的頭髮，露出被檳榔渣染紅的牙齒。

四周還圍了七八個虎視眈眈的男人。

「我不、不知道…放過我好不好…嗚嗚嗚…我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女人狂亂的哭著。

球棒撞擊在女人的後腦勺上。
一片黑暗。

小矢走出人心陰暗的城市，步向未知光明的郊區。

話說是郊區，也不過就是比城市還不擁擠一些小社區。

這裡大概是少見空地的其中之一吧，當然也伴隨著被哄抬炒作過後的一坪地兩百萬昂貴代價。

孤寂的綠地，立著一棟正在興建的高樓。

渾身是汗的身體，似乎不認為小矢應該停下來休息。

腳步減緩，腦幹的反射動作嘗試讓鼻腔塞滿更多新鮮空氣。

「應該要休息了吧…」他撫摸著瘋狂跳動的心臟。

眼前站著一棟正在興建的大樓。大腦有股強烈的意識在說服他：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晚間，23：08。

走進四下無人的工程區，只有許多重型建築機具在人造光源下龐然的黑影佇立著。

他小心翼翼的繞過地上散落的鋼條、水泥袋等，怕驚動任何可能出現的人。

憑藉著鷹架透進來的淡淡光源，小矢一口氣爬上三樓，走進一間房間，關上剛裝好連透明塑膠布都沒有拆的門。

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不管地上有多少石灰塵粒，迅速的沉眠。

二零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凌晨03：27。Vanish Scythe 的總部，台北。

小矢逃亡，第七小時。

修長的手指從藍色的 DUNHILL 菸盒抽出一支菸。點上了火燄。

「抽菸可以使人降低疲倦感。」

洋溢在幸福的尼古丁，小范滿足的笑了笑。

「老大，E1456739500 陳建矢，依舊沒有消息！」在旁的助理半鞠躬，恭恭敬敬的道。

小范將煙灰彈入煙灰缸。

「喔？」手中的煙沒有燒到多短，小范不以為意的將它捻熄。

「這一期的兩名『頭獎』，E125145562 與 E1456739500，居然是師生關係，真是無奇不有。很諷刺，E125145562，陳宇智，已經證實是被他導師班學生殺死的。」修長的手指再次拿出一支 DUNHILL。

「這一點異議都沒有。」

「而 E1456739500，陳建矢，」小范讓在旁的助理點上了火燄。

「明明就只是一個矮小的高中生，七個鐘頭，讓他逃了七個鐘頭。快要刷新『頭獎』逃亡最久的記錄了。」小范平靜的說。

「我剛剛收到高雄分部的報告，說是去過陳建矢的家了，找到了什麼？」小范吸了口菸。

「是一具屍體！陳建矢的媽媽死了，不過她一點價值都沒有。」將肺中的煙霧用力吐出，意味深長的看著他的助理。

「整體統合來說，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這期的收入是零。」小范輕輕的將煙棒向菸灰缸。

煙頭一接觸到菸灰缸的冰冷金屬表面，就聽話的熄了。

旁邊的助理表情頓時沉重了起來。

「去把陳建矢找出來，難道我們有比別人差的通訊網嗎？快給我去。」小范站了起來。

修長的手指抽出一根菸，用力的折斷！

二零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早晨 08：33。

幾個工人騎著機車到了這棟屬於長安建設的大樓。

「不久後這裡就會成為黃金地段囉！」一位帶著安全帽的阿伯說道，頭上的「安全第一」閃閃發亮。

「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賺夠錢買下一間這附近的房子！」另一位稍微年輕的工人叼著菸笑道。

「可以啦！你去殺『頭獎』就可以啦！聽說昨天抽出來那個高中生陳什麼東西的，已經創了『頭獎』逃亡的新紀錄捏！目前存活了十二個小時耶！」阿伯豪邁的笑道。

「嘿啊！如果你真的那麼狗屎運找到他，我看營養不良的小鬼頭也不會是你的對手啦，哈哈！」另一個有點年紀的工人說道，爽朗的笑聲帶著點鄉土的直率。

「啊不知道厚，如果逃超過一天會加多少錢呢？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這期沒人得獎，獎金都會累積到下一期咧！」阿伯回憶起少年時風行的公益彩卷。

「嘿啊嘿啊！我出門前的看到的新聞，正在吵說什麼大樂透執行委員會啊，可能會將逃亡超過 24 小時的『頭獎』獎金加碼！不過好像說還不確定，今天晚上八點就會開記者會講清楚了！」年輕些的工人興奮的瞪大眼睛。

「不過他運氣有夠好的啦！一個少年仔，少年仔捏！居然逃過半天的追殺！」另一個瘦瘦阿伯討了根菸，眯著眼睛吸了一口。

「聽新聞報導，好像是因爲還沒有人看到過他耶。」有點年紀的工人提醒。

「啊他不就很有辦法？年輕人，你想拿『頭獎』？行不行啊？現在的高中生都很厲害的捏！」阿伯故意拍拍年輕工人的胸膛。

「免驚啦！那種貨色我三秒鐘就解決了啦！如果他現在在我面前吼…我一定會…」

撲嗤。

語音未完，頭就騰空轉了一圈。

而那顆頭顱似乎還意猶未盡的想繼續誇耀。

血液像海水打上礁石。激湧而上。

大夥兒一起盯著那顆旋轉飛舞的頭，下意識的用手指壓壓看自己的脖子。

有條若隱若現的裂縫出現，摸下去像陰道般溫溼。

七八顆頭無聲無息的從頸部崩落。

天空混雜著空氣、頸動脈的血液、還有氣管發出的咻咻聲。

同日，早晨08：48。

小矢從睡夢中驚醒。

他剛剛夢見幾個建築工模樣的男人正準備走進大樓。正焦急著再不逃跑就會被發現的時候，就突然掙脫了夢境。

雖然是夢，但他現在學會了謹慎。

他側耳傾聽。

一片死寂，似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真好運…還沒有人來上班呢。」小矢竊笑。

飢餓感伴隨睡意併發。

他無奈的躺下，試圖遺忘空腹的難過。他不斷提醒自己別輕易睡著了。

可是小矢還是很不小心地睡著了。

黃昏時分，18：37。

長安建設興建一半的大樓，圍起的施工區裡停放著幾台警用車，十來名警員及鑑識組人員穿梭其中。

三名刑事組警員陪同鑑識工作人員，正圍著倒地的屍體拍照。

「沒有事情的話，我們可以先走了嗎？！」幾個驚嚇還依依不捨地駐留在臉上的工人膽怯的問。

他們是下午來輪班的建築工人，而上午的工作夥伴卻用死亡的姿態迎接著他們。

刑警點點頭，繼續填寫手中的表格，一面頭也不抬的交代：「需要配合調查的時候會再找你們的，這幾天別跑到太遠的地方去玩啊。」

工人們聽話的離開現場。

刑警跨過封鎖線，他是現場指揮。「有進展嗎？」

「長官，死因全都是頭頸分離及大量失血。檢查過傷口，傷口異常的平整，所以凶器是什麼目前不曉得，」鑑識小組組長猶豫了一下。

「其實有沒有凶器都無法確定。」

「哦？」刑警挑眉，他在大高雄地區刑事組待了那麼久，還沒見過這種案子。

「可能，可能要用到局裡的鑑識器材才会有眉目。」鑑識組組長道，他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

「看樣子，應該是沒有人目擊到案件發生？」刑警看著一旁的警員，他不期待得到肯定的答案。

從來都沒遇過好破解的命案。像這種，什麼七八個人頭一口氣全部掉到地上切口整整齊齊還他媽的不知道有沒有凶器，才像是他會碰見的案子。

「報告長官，沒有！」果然。

刑警抓抓頭，「好吧，把遺體與相關證物帶回局裡，我們分析仔細再說！」

搜查大樓？

這種搜一搜就會找到相關目擊者或者兇手的好事怎麼可能會出現？還是算了吧。

於是鑑識科的人員訓練有素的收拾器材，放上廂型車。

幾名警員已經坐進警車，等著刑警。

而他們的長官，正皺起眉頭盯著浩浩蕩蕩走近的一群人。

「你好！我是本上里的里長。」五十歲上下的帶頭人自我介紹。後面跟著二十來位青壯年男子。

「我們是本上里守望相助隊，請問發生什麼事了嗎？」里長向刑警敬了個禮。
「嗯，你知道的，命案。」刑警回禮。

「喔～」里長尾音拉得長長的，「那請問有進展了嗎？」
刑警露出尷尬的微笑，「目前沒有。」

「辛苦了辛苦了，我們正在做例行的巡邏。」里長欲言又止，「居然發生這種事情。」

「嗯，麻煩你們多注意行為奇異的陌生人，初步懷疑兇手是外地人。」刑警隨口胡謔。

「有什麼線索就通知我吧！」刑警拿出一張名片，「打這支電話。」

里長接過名片，小心翼翼的收下。

刑警跨進警車，關上了門。輕輕的在手中的簿子中寫下：

「八名工人。於長安建設的工地遭砍斷頸部死亡。凶器、兇手：不明。」

「什麼里民巡守隊？」刑警拿出一枝 Marlboro 香菸，「根本就是『大樂透頭獎』獵殺隊…」

無奈的語音勾不起身旁隊員的漣漪，刑警將煙塞回菸盒。

里長目送著警車遠去，邁開腳步進行巡邏。

晚間 20：15。

「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麼？」

里長閃著手中的手電筒一面吆喝，這幾天天色暗得真早。

「沒有！」

這支巡守隊已經將週遭的每一個能藏匿人的角落都尋遍了。

「那我們還有哪邊還沒找過的？」里長將手電筒轉成近光。

「剩那邊了！」一名健壯的男子手指著早上剛死過人的大樓。

「那咱們去那邊瞧瞧！」里長深吸口氣，招呼著其他人。

「『頭獎』可能就藏匿在那裡！」

一行人走進了大樓的建築工地。可以的話他們其實不想進那棟也許躲著殺人

兇手的大樓。

越是這麼想，晚上的大樓益發顯得陰森

「這麼晚了，還在散步啊里長？」前面一個聲音。

隱隱約約有個黑影緩慢的走來。

「喔喔～對啊對啊！其實也不是在散步…是在巡邏…」里長停下腳步，手電筒在黑暗中探索著說話的人。

「巡邏什麼？興致這麼好？」聲音裡的藏著尖銳的刺。

「我說，你們是在找『頭獎』吧？」圓滑的問道。

聲音越來越近。

「呃…」里長支支吾吾，「嘿、嘿啦…要不要一起找啊？找到一起平分獎金啊！」

里長的手電筒照到了一雙靴子，順著往上，慢慢的，漸漸的。

一件剪裁合身的黑色長大衣進入手電筒的光照範圍。

是個高挑的雅痞男士，俊秀的臉龐留著略為頹廢的中長髮。

關於里長的邀請，男人沒有答話，帶著否定的帥氣微笑與里長擦身而過。

「哼！踐屁！」里長在嘴裡嘟囔了一句，心底十分不屑這種錯過好機會的笨蛋。

「算了，咱們走！」里長再度意氣風發的發出指令。

只是後面的巡守隊員們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啊你們是死了喔！」里長慢慢轉過身去。

二十幾位壯丁倒在地上，血霧慢慢瀰漫了手電筒所照射的部分。

只有一名男子站著。

是個高挑的雅痞男士，俊秀的臉龐留著略為頹廢的中長髮。

男人手中的長軍刀沾染了小小的光源，森森的發白著。

「好刀，殺人不沾血。」里長錯亂地想著年輕時看的一堆武俠小說。

里長突然發現脖子上有個堅硬的東西抵著。
接著他有種說不出的感覺。

那種感覺就像是脖子慢慢與腦袋疏遠。慢慢的離開，如同與好朋友分離的感覺。

沒有離別，突然消失。

落下。

九月二十一日。
晚間，20：28。

小矢突然間醒了過來。
因為他驚恐的發現，門外響起了腳步聲。
他走到門邊，用背抵住門，仔細地用聽力觀察。

「你是陳建矢，身份證字號 E1456739500。現年十六歲。身高一百五十八公分，四十五公斤。喪父，母親嘛，」門外突然響起低沉的男性嗓音，貫透門板，射進小矢的耳朵。

母親？小矢豎起耳朵。

「母親於昨日晚間死亡，死因是被鈍器重擊後腦勺導致顱內出血及全身多處外傷…」聲音淡淡地說道。

轟！

小矢腦海裡一片空白。

「你騙人！怎麼可能？你騙人！」小矢激動的大吼。
他忘記自己是個被追殺的人，這麼說不等於全招了。

「我想是因為你幾乎在第一時間就逃離學校，導致當地的黑道去你家找你，找不到人拿你媽出氣…」那聲音平靜的回答，也背靠著門板坐下。

「黑道？黑道關我屁事？黑道湊什麼熱鬧？」小矢憤怒大叫，軟弱膽怯在他身上消失不見。

「你知道，『頭獎』平民老百姓想拿，黑社會當然也想拿。說實在的，他們比起某些民間組織要來得專業多了。」聲音似乎嘆了口氣，想起剛剛遇到的守望相助巡守隊。

「大樂透，又是大樂透……」小矢像是被揮了一拳。渾身發軟。

他的怒氣像是被沖進馬桶裡無影無蹤。

他崩潰了。

即使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眼角的眼淚還是流了下來，他嘗試不要哭出聲音。

他還想維護最後一絲尊嚴。

「你的生命可能只剩下一分零二秒。」那聲音沒頭沒腦的說，打斷小矢的自憐自艾。

門板忽地被一把利刃無聲的貫穿，正好穿過小矢的腋下。而它的主人像在等待什麼，就這樣讓刀刃尷尬地停留。

小矢一動也不敢動地盯著刀刃，從新凝聚起求生的意志。他默默地東張西望。他注意到應該可以順著鷹架爬下去。小矢無聲的移動右腳。

刀鋒瞬間被拔出，很快地又出現在小矢脖子旁。那把長軍刀現在離小矢的皮膚只有 0.05 公分的距離。

「別想著要逃，我稍微動一下就可以幹掉你。」像是母親叮嚀孩子般的溫和。

隔著門板，穿著黑色皮大衣的男人，拿出隨身型衛星電視，安靜地盯著裡頭的新聞畫面。

冷汗無聲地墜落，沿著小矢的鬢邊。無情的黑暗籠罩了小矢一分鐘。

刀刃被輕輕地抽回。

小矢的心跳加快，他有種大汗淋漓的錯覺。

「不知道，刀子會不會從這邊戳出來。」小矢看著自己的心臟，忘了要逃。

但是。

「剛剛大樂透執行委員會召開記者會，」門被打開，一位高挑的帥氣男人出現在他眼前。

小矢一頭霧水地打量這名大約三十歲上下，雅痞風格穿著，手中提了把長軍刀的男人。

不知道爲什麼，小矢覺得很安全。似乎有股很抽象的平和波動在這個空間裡竄流來回。

「他們宣佈，只要『頭獎』每逃亡超過二十四小時，金額就會加碼五千萬。」那位男士將刀子插回刀鞘。

小矢驚訝的看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代表什麼？

「你知道，這代表每天晚上八點半一過，就會有更多更多的人想要你的頭。」男人似乎看穿了小矢的想法，平靜地說道。

小矢張大嘴巴。

「E1456739500，陳建矢…你想活著嗎？」男人問道，語氣依舊是那種不在乎的淡漠。

「當然想啊！」小矢不喜歡被追殺，但他更恐懼死亡；他像隻不掙扎的兔子，蹲坐在獅子面前，等著牠開口。

「那就好，」男人露出笑容。

「我可以讓你多活幾天，因爲…」

「因爲你的價值可能是，十億、」

「二十億、三十億…」小矢接口，與男人異口同聲，隱隱約約地明白了。

「E1456739500，陳建矢，你好。我叫阿淵。未來幾週就互相指教了。」自稱爲阿淵的男人，滿意的對著這隻聰明伶俐的獵物微笑。

第七章

瀕臨瓦解的社會，台灣，西元 2035 年

九月二十二日，早晨。

08：25

小矢迅速的穿梭在人煙稀少的街道上，慢跑著。身上穿著阿淵給的帽T。
手中的拳頭不停向前揮空。他正努力地做著拳擊的體力訓練。

「如果有人注意到我，只會覺得我是個愛好拳擊運動的熱血好青年吧。」小矢氣喘吁吁地想著，這就是阿淵的好主意。

「累死了！叫我做什麼拳擊訓練啊！」小矢停在便利商店前喘氣，等待著自動門打開時漏出的冷氣。

喉嚨的乾澀讓吐出的二氧化碳更加灼熱。

「說什麼保護我！人咧？不知道死去哪了！」他不斷的發著牢騷。

「……」小矢心裡忽然有種異樣的感覺，懷疑著自己是不是可以就這樣跑去 Vanish Scythe 的高雄分部。

「叮咚！」自動門打開了。

「謝謝光臨！」店員死氣的招呼聲。

「唷，這麼快就到了啊？你跑得還滿快的嘛。」阿淵走出便利商店，塞了一瓶純喫茶給目瞪口呆的小矢。

小矢跟著阿淵來到一個公園，坐在公園的搖椅上。

小矢啜了口綠茶，冰冰涼涼地滑入因為空洞而灼熱著的胃。

他抬頭，望著只有在書中看過的植物。

這是座茂密都市叢林裡，僅存的公園綠地。

肥沃的泥土滋養著高挑的尤加利樹。相形之下，旁邊圍繞的建築群還是略高一籌。

葉子間穿透出幾條金黃的陽光，與成為都市沙漠的高雄比起來，這樣安寧的綠可算是稀有。

五六位小孩子在旁玩著躲避球，天真無邪的笑著。幾個媽媽坐在石桌邊氣氛合諧的談天打屁。

對現在的小矢來說，這裡就是個天堂。

「這裏環境這麼好的原因，大概是這裡的房價一坪五百萬吧。」阿淵似乎又看穿了小矢的想法。

「我也希望能夠有一間這樣的房子。」

「不錯啊～」小矢頗為認同，
「嗯…只是不會買在台灣。」阿淵賣了個關子。
「哦～那會買在哪裡啊…？」
「我打算用『這筆錢』，」阿淵手指了指小矢，「在馬爾地夫買一座小島。」
「哦？」小矢似乎還不太了解。但隨即省悟自己到時候會被砍頭，露出難為的表情。

「保護你三個月，大概就夠了。」阿淵簡潔的回答。
小矢點弄手指，似乎想算出這總共多少錢。

「不用算了，反正很龐大。」阿淵抽出一片不知從哪來的蘇打餅給小矢。
小矢這才意識到自己好久沒吃東西了，急忙接過蘇打餅。

「我必須把握『這個機會』」阿淵塞了塊蘇打餅，含糊地說。

小矢沉默不答。

「你想知道大樂透的由來嗎？」阿淵思考著，「嗯…我想陰謀這個詞或許比較恰當。」阿淵嘗試將話題帶開。

小矢默默地點頭。

阿淵先解釋了石油帶來了能源的衝擊。
再解釋了〔Fi〕元素神奇的特性。

還有美國的陰謀。

掌握世界能源命脈的美國，開始思考著。
所有國家全部屈膝於你，你還可以做什麼呢？
熱愛當世界警察的美國，當然是解決石油耗竭後面的問題——
人口爆炸。

二零二一年，世界人口統計一百億人。

一百億的人口，每個國家都欠缺土地。非常缺，美國也不例外。
美國私底下向各國接觸。只要對方願意減少多少人口，美國就會供給定量的〔Fi〕以及生產技術給他們。

密商的結果有許多國家反彈，不過沒多久就全放棄了。其中有中國、歐洲所有國家、中南美洲各國、亞洲四小龍、全世界。

可以想像美國笑的闔不攏嘴的樣子，把屁股狠狠地坐在自大中國的臉上。

石油，還有生產〔Fi〕的技術，是美國的王牌。

各國知道沒有石油，坦克不會動，核彈與核子潛艇都不能開到華盛頓首府外海或進行攻擊。

美國握有最大的籌碼。

二零二五年，台灣還是跟中美斷交以後一樣，是個地位渺小的海島。不能有選擇權，等著別的國家來割開台灣的肚子。

除了各國首相和一些高級官員，只有極少人知道〔Fi〕。

當然除了研發人員，其他平面媒體和死老百姓不可能知道。

本身居住地已經狹小的台灣，當然不可能再有容身之處。

（順帶一提，二零二五年的台灣連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峭壁上都有住人。）

而政府也知道，沒有〔Fi〕等於沒有未來。

順應這個減少人口的計畫，必須要有幾個對應的政策。我們都知道，強硬措施在一開始必須先用柔性的。

就好比說垃圾分類，一開始先勸導。開始實施的時候再施以違反者重罰。

第一步。

政府取消了勞健保，讓那些要死不死人的家屬付不起醫藥費。

第二步。

提倡安樂死，全額補助安樂死者的安葬費與百分之五十醫藥費。

和〔Fi〕的經濟利潤比起來，這些醫藥費或安葬費不過是其中的百分之零點零幾。

本以為這樣便足夠的台灣政府，在二零二九年的與美國私下會談被破滅希望。

美國還是覺得，台灣的人口沒有減少。厚臉皮又沒實力的台灣政府被激怒了，決定使用重法。

二零三零年，第三步。

台灣開始假性鼓勵人口向外移。

當時的國家因居住地不夠而通通提高了移民的條件，政府則對此提出每年保障十個外移的名額。

但是，以最便宜的新加坡來說，移民的條件是一個家庭單位的總存款至少要達一億台幣。

用一個低階安分守己的公務人員薪水四萬塊來算（不計入考績獎金），他要奮鬥兩百零八點三三年才有「可能」移民。

「二零三二年，第四步。」阿淵說。

「就是大樂透！」小矢激動的說道。

「聰明。」阿淵鼓了個優雅的掌聲，「大樂透的實行不僅可以減少人口，也可以促進人口外移。」

「可是有些人還是拿了錢一樣繼續待在台灣啊？」小矢反駁。

「這倒其次，」阿淵笑了。

「重點不是你待不待在台灣。」

「而是這場大樂透帶來的爭執、社會動亂。」阿淵補充，他說話的感覺如同某某歷史學家。

「有人會勾心鬥角、會利益衝突。這類事情是政府樂觀其成的。」喝了口綠茶。

「你被殺的媽媽，我所殺的人，都是政府求之不得的。」

「看起來是不負責任，例如得獎後獎金自己要保護好、領獎用的人頭也是，」小矢想起不久前看到的電視節目。

阿淵點點頭。「而法律，同時嚴苛的追究『頭獎得主』在獵殺人頭時波及無辜民眾的罪責。就像是你的媽媽，照理說那些黑社會也是要判刑的。」

「嗯。抓得到再說吧。」提到他媽媽，小矢一陣難過。

阿淵沉默了一下。

過了一會，小矢主動接續剛剛的話題。

「這些私底下都是想製造我們自相殘殺的機會。另一方面的，如果得到大樂透頭獎，會刺激人口外移，居住空間會變大。」他搔著下巴思考道。

「聰明聰明。」阿淵得意的說。

「合法的人民暴動。」小矢下了結論。

此時，玩球的小朋友們，不小心將球滾到了阿淵腳邊。

小矢緊張的看著阿淵，怕他會抽出腰間的軍刀。

阿淵卻對撿球的孩子露出溫柔的笑容，「來～小朋友，要接好喔！」
像個大孩子。輕輕的將球丟了回去。

不遠處的孩子眼神專注，讓球落在雙臂之間。

「喔耶！接的好啊～」阿淵握拳喝采道。

「放心吧，這個公園裡沒有什麼威脅。」阿淵看著繼續玩起躲避球的小朋友。

「況且，只要在我週遭十公尺內，沒有人威脅得到你。」阿淵摸了摸胸膛，
拿出一包被報紙包住的重物。

「但是一有危險，就用它。」阿淵拆開報紙。「不要猶豫，」

小矢驚嚇地看著這報紙下的重物。

是把左輪手槍。

「扣下扳機。」

五天後。

九月二十七日。

晚間，20：43。

小矢逃亡第七天零十三分鐘。

台北市信義區，一棟獨立的豪宅。

大樂透開獎十三分鐘後。

有個 Vanish Scythe 的隊員從門口被丟了出來，被揍的鼻青臉腫。他被摔到
幾個同伴身邊。

這個小隊6個隊員都吃了大虧。

一個赤裸上半身，滿臉通紅，金頭髮大鬍子的男人不停的咆哮。

「誰敢踏進老子家裡一步？來試試看啊！讓老子看看你有沒有拿到『頭獎』
的本事！」那男子啜了口手中的陳年威士忌，傲慢的將門用力甩上。

沒有人想嘗試看看。

因為大家都看到那男子手上有一把雷明頓八七零式霰彈槍。

「情況怎麼樣？Z127023760 的動向呢？」小范在廂型車中用無線電問道。

「報告隊長！ Z127023760 在屋裡不肯合作！看樣子可能是長期酒精中毒！而且還有一把霰彈槍！」某個傷比較不重的隊員緊張回報。

「真是棘手啊…」小范搖搖頭，將外套脫下。露出結實的肌肉。

「退後 25 公尺，拉起封鎖線。」交代完，小范便下車，獨自朝著豪宅獨自走去。

「叩叩叩！」小范敲敲門。「查先生？請問可以談談嗎？」門的另一邊傳來傲慢的腳步，「談談喔？沒問題！」

「喀嚓！」清脆的金屬撞擊聲。

「轟！」

門被霰彈槍轟個老遠。

「啊人咧…？」查先生將頭探出門縫。

躲在門邊的小范迅速地抓緊查先生的霰彈槍，將查先生連人帶槍的拉近。隨即用肘關節撞擊他的喉結。

「咳咳…噗噗！」查先生的喉結受到嚴重的衝擊，口中嘔出了鮮血。

在查先生倒地的那瞬間，小范靈敏的在查先生通紅的身上多補了幾拳。小范向後退，擺出了拳擊的弓箭步。

「查先生，真的不談談嗎？」微笑。

「老子就跟你談！」查先生啞聲道，揮出致命的重拳。小范高抬腿踢偏重拳，順勢在柔軟的側腹部伸出刺拳！

啪！

這聲脆響暗示著查先生的肋骨斷裂，這使小范臉上的微笑更深了些。

好機會。

還不等著查先生喊出聲音，小范掏出隨身攜帶的電擊棒。

「滋滋～滋～滋！」空氣中瀰漫著毛髮的燒焦味。

可能是查先生的胸毛吧。

查先生癱軟地倒在小范身上。

四周響了一片掌聲，來自於週遭仰慕小范已久的住戶。

小范微笑致意，放下了查先生，「把他扛走！」

聽到吩咐趕來的幾個隊員，七手八腳地將查先生抬了起來。

「把他放到B車，我們離開吧！」小范輕聲指示，而四周的隊員則聽令行動。

而小范還挨家挨戶的到鄰近的住戶道歉，以維持他良好的形象。

小范帶著令人匪夷所思的好心情上了B車。

關上車門盯著翻白眼卻還有心跳的查先生。

「唉呀呀…你知道你造成我多少麻煩嗎？呵呵呵…」

拳頭用力的打在查先生的臉。

「害我！還！跟！你他媽的！住戶！道！你他媽的！歉！」

每個驚歎號都是重重的一拳。

拳雨就這麼落著，直到開回了 Vanish Scythe 的總部門口。

下車時，小范帶著令人發毛的歡喜關上車門。

而查先生，依舊翻著白眼，昏迷不醒。

應該也不不可能醒了。

第八章

台灣政府的陰謀

九月二十七日。

晚間 21：43。

台北市，Vanish Scythe 的總部大廈。

奢侈的頂樓密室，這算是小范私人的俱樂部。

裡面有來自各國的頂級菸草，名貴的陳年威士忌與來自各地的珍饈。

柔軟的沙發上坐了一個人。

修長的手指抽出一根菸。點火。

「隊長！來自總統府的視訊！」助理打擾正在抽菸的小范。

小范輕輕的捻熄菸，很奢侈將未抽完的煙丟進菸灰缸。

「接過來。」小范拿出了第二支菸，點火之後輕輕的吸了一口。

「你好，范先生。」視訊上面出現了肩膀繡著五個星的上將。

「有何貴幹？」

「您應該有耳聞，最近在大高雄地區發生的離奇連環殺人案吧？特徵是被害人皆被利器割斷頸部的那個。」

「我知道。」

「剛剛又發生了一起。」

「嗯。」小范厭倦了這種一問一答式的對話，希望上將講話可以快一點。

「那麼上期的大樂透到現在依然下落不明呢？」

「我當然知道。」語氣中透出些微的不耐。

「這兩者有關聯。」

小范不耐煩的表情中浮現出一絲好奇。「喔？」

「給你看個衛星拍攝的影片。剛剛才擷取到的。」

畫面是由俯瞰視角，有幾個民眾追著一個矮小的身影。

那矮小的身影似乎就是上一期下落不明的『頭獎』。

E1456739500。

突然，畫面出現了一位拿長軍刀，穿著皮衣的男子。跑在村民的後面。

而村民沒有預警的倒下，而穿著皮衣的男子用屍體的衣物擦著他的軍刀。繼續追趕。

「這畫面大概就是這樣。」五星上將清了清喉嚨。「有人在保護上期的『頭

獎』，所以他才會活的這麼久。”

「有趣。」小范捏爛了菸盒。「爲什麼要告訴我？」

「呵呵…當然是交易啊…」五星上將將食指豎了起來，「幫我幹掉他們兩個，就可以得到這樣。」

「一億？」小販不屑的說，「太渺視我了吧？我自己去殺掉那個『頭獎』少說也可以得到四億五千萬。」

「是十億。」五星上將毒蛇般的舌頭舔舔上唇。「限你後天之前幹掉他們。」

小范微微一笑，「這還差不多，」

「他們現在在哪裡？」

九月二十八日。

中午，12：07。

往墾丁的海岸公路上。

小矢頂著太陽在路肩揮拳前進。

「好啦好啦～」阿淵的聲音從後面傳來，「你可以不用那麼辛苦了。」

「有人追上來嗎？」小矢擔心的問。

「沒有。倒是在路上還順便牽了一台車。」阿淵拍拍了跨間的老車，凱旋牌 Speed Triple。

「保養得不錯～」阿淵欣喜的微笑。

小矢想像著某個地方有個遺失愛車的車主正瘋狂的哭泣。

小矢坐上了機車，雖然不太安穩，但還是靠著阿淵的背，熟熟地睡著了。

同日。

20：08。

通過墾丁大街後不久。

機車的正上方傳來一陣螺旋槳削破空氣的爆震聲。

越來越近。

「糟糕！」阿淵靈巧地運用了後輪碟煞，將車子停在路旁。

「快走，手槍有帶在身上嗎？」

小矢點點了頭。朝著旁邊的草叢逃去。

阿淵站在路正中央，等待著直昇機有所舉動。
直升機的機腹將十二名隊員吐出，飛走。

十二對一。

「你是保護『頭獎』的那個人吧？」小范輕輕的推了推帽沿。

「你們可以試著幹掉我。如果失敗，就換成你們被幹掉了喔。」阿淵的眼神閃出冷冷殺意。

小范的手輕輕一比，十個隊員同時向阿淵撲去。

只剩一個隊員與小范進草叢找小矢。

阿淵拔刀，看著十個手中拿著高壓電擊棒的隊員一步一步逼近。

輕輕一躍，阿淵在空中跳著華麗的舞蹈。

右手一伸。

一個，前方的黑影。

旋轉，繞到他的背後。兩個。

阿淵忘我的陶醉在這舞蹈裡，深深不可自拔。

等他回神過來，只有十具還有溫度的屍體。

跨過對勝敗遲鈍的屍體，阿淵向草叢走去。

晚間, 20:12。

小矢爬過一層又一層的堅硬岩石。

摸著腰間的左輪手槍。

「絕對不能使用這個東西！」因為小矢意識到，他不能用把槍去決定別人的生死。

「小子！給我停下來！」小范旁邊的隊員氣喘吁吁的叫道。

「……」小矢越跑越快。

「再跑？小心你落得跟你媽一樣的下場！」那名隊員叫囂，攻心為上。

碰！

小矢被激怒了。

子彈打到那名隊員右腳五公分的岩石。那名隊員摔了下去。
小矢爬上約三四層樓高的懸崖。

那兒已是盡頭，往後看，有著一個覬覦獎金的貪婪獵人。
後方是一望無際的黑色海洋。

「你不覺得你這樣很卑鄙嗎？」阿淵的長軍刀映著月亮的光，不知何時站在小范後面。

「你這樣才卑鄙呢！」小范轉身，袖口順帶擲出了東西。
那個東西在黑暗中撕開。

鏘！

阿淵揮起長軍刀，將那東西打掉。原來只不過是隻手機。
思考這的同時，小范已出現在阿淵面前。正準備要給阿淵致命一擊。

阿淵丟下長軍刀，反手擋了一下，卻被小范蠻力抓住，壓制在地上。當然阿淵也不甘示弱，用膝蓋一頂，頂到小范結實的腹肌。再用輕盈的腰力順帶一頂！
小范已騰飛空中。

小范跌坐在阿淵五公尺外，正要起身時候被阿淵的手抱起。
「E1456739500！快對他開槍！快！」阿淵命令小矢。

小矢如同魁儡般舉起了槍。

誰知道，小范突然將藏在腰間皮帶的刀刺進阿淵的側腹。
「啊！」阿淵無力的放開。

小范瞬間撿起阿淵的軍刀。猛力一揮！

阿淵的右手如同奶油般被削下。

「啊啊啊啊啊啊！」阿淵痛苦的叫著。

「看你以後怎麼拿刀！啊哈哈……」小范高舉軍刀，正要往阿淵的腦門砍去。

碰！

一聲槍響。

小范跪坐在地上，似乎還不肯投降。

「嘿、嘿嘿…十億…快拿到了…我…」話還沒說完，

阿淵的刀便落下。

頭在空中飛舞。

小矢的槍還遲遲不肯放下。眼神已被難以理解的自我淹沒。

「嘿…」阿淵被切斷的右膀，血如瀑布般洩出。

平時帥氣的阿淵配上被削斷的右手與皮衣，看起來十分狼狽。

「我認爲…現在應該夠了…用我的右手賠上四億五千萬…呵呵呵…」

阿淵的軍刀高舉。

「是時候該殺了你…咳咳咳！」阿淵嘔出了一些血。

命運不該被別人主宰，要以自己開創。

命運的生死關頭，膽怯的人類還是會選擇自己活下去。

說到最後，人依舊還是一樣自私。

爲了錢，爲了石油，爲了〔Fi〕。

爲了自我的存在。

爲了自己犧牲別人。尤其是敵人。

現在自身性命已經被威脅著。而手上有一把槍，可以由被主宰者晉升爲主宰者。

「你拿槍指著我幹什麼？你知道嗎…開槍殺人不是這麼容易的…呵呵…」

阿淵的軍刀揮下。

碰！

第九章

美麗的星空

「這樣的星空，擁擠都市應該看不到的吧！」有個人飄在海上喃喃自語。
面對已經漸漸冰冷的右腳，深感可惜與無奈。

「早知道不要跳到海裏面…」他對自己的愚蠢感到可笑。因為海水沾上傷口時，會感染也會痛。

他流下淚來，純粹是因為被這美麗的星空感動。

他已沒有恐懼，因為右腳已經沒有知覺。

面對發生的太多事情，如同右腳，已慢慢麻痺。

他擦了擦眼淚，開始痛恨那個傢伙怎麼不瞄準一點，砍他的脖子或心臟。
「啊！他是用左手拿刀啊！哈哈哈哈哈！」他笑了，像個瘋子。

崩潰的瘋子。

二十年後。

五月二十三日。

晚間，08：15。

林郁淳三十五歲。

走出公司大門口，穿著廉價的筆挺西裝招著計程車。

有一台停下了。

林郁純坐進後座，「謝謝你，司機。請載我到……」

計程車司機點頭表示清楚了，踩下油門，向目的地前進。

五分鐘的沉默。

「司機啊，你們這行不好賺吧～」林郁淳主動與司機攀談。

「還可以。」司機的語調充滿簡潔有力的衝擊。

「司機啊，我其實很羨慕你這種逍遙自在的工作。不用像我們這樣每天被老

闖指使東指使西的。」

「因為你不是主宰他人的王吧。」司機轉頭過來，臉上帶著和善又俏皮的微笑。

林郁淳愣了一下，不是因為司機突如其來的舉動。

而是因為這張臉好像在哪見過。

「不過不用擔心，你以前也主宰過別人。」司機轉了回去，看著前方。
林郁純有些訝異，為什麼會這麼說。

「是啊，你相信嗎？我年輕的時候超有錢的。」他陷入了回憶，臉上浮現出喜悅。

「說出來你一定不相信！我們老師是被我幹掉的！」

不等司機回答，林郁純繼續口沫橫飛的說著。

「別想歪哦！那老師是大樂透的『頭獎』啦！還記得吧，有一期樂透同時抽中老師跟學生？那都是我們班的哦！」

司機微笑不答。

「更炫的是啊，我那個時候騙那個同學他是『頭獎』，沒想到啊…」林郁純哈哈大笑。

「他真的是『頭獎』啊！」

林郁純在後座笑得亂七八糟。

笑了幾聲，林郁純驚覺自己的失態，清清喉嚨整理西裝拉拉領帶，瞬間變回前途似錦的上班族。

「不過啊，我真的覺得有點可惜，」他的眼神又落入回憶裡。

「當時居然沒能一起殺了那個同學，要是我不騙他就好了。」

「你知道嗎？你一定知道的！那個『頭獎』是全台灣樂透史上累積獎金最高的啊！我那個同學消失的實在是太久了，搞得獎金累積成天價，活生生的大把鈔票啊。」他嘆了口氣。

「不過到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司機始終都掛著溫和的微笑，不置可否。

林郁純盯著後照鏡中司機的臉，又陷入沉思。

他真的想不起來這張臉到底在哪裡看過。
於是他看看司機放在副座前的執照。

「陳見史？」林郁純更加一頭霧水。他覺得好熟。

「啊司機，可不可以請問…」

「目的地已經到囉，總共五百七十二元。」司機的語氣有點冷漠。
林郁淳拿出六百元。

「不用找了，看在我們好像見過面的份上。」林郁淳帶著一臉疑惑關上車門。

「感謝你。有緣再相見了。」司機打了檔，緩緩將車子駛離林郁淳的視線。

晚間，20：29。

司機開到了有電視牆的廣場前停下，打開車門。
將他那個有點跛的右腳抬起，側身靠在計程車旁。

他拿出了一根菸。點上了火燄。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新的大樂透又有不一樣的玩法喔！」電視牆的螢幕閃動著。

大樂透開獎節目。

他無奈的笑了笑，因為獎再怎麼抽，

也抽不到他。

他帶著微笑回到車裡，駛向熱鬧的街區。打算在深夜之前多賺幾筆。

背向計程車的電視牆，廣場上一個人都沒有。

「今日樂透委員會決定，將於每月23日，開放兩小時時間八點半到十點半讓民眾自由殺人。獎金的多寡由獵殺人頭的數目來算。三十個人頭是一百萬，四十個是…」

台灣瘋了。

The Fears 恐懼之島

——全篇完——